

## 第六章 結論

全真教的祖師王重陽與全真七子，各有一套屬於自己的獨特修行方法。王重陽以活死人墓修行；馬鈺以經營道場作為修行法門；孫不二以女性身份離家雲遊雲遊雲遊，遭受百般磨練；譚處端、劉處玄選擇混跡塵世修練心性；丘處機以一蓑一笠在磻溪戰睡魔，七年不倒丹；王處一單腳獨立，面海九年而保持靈台清明；郝太古在石橋默坐六年未曾發一語。不同的修行方法造就各有特色的八類修行者形象，經過不同傳記作者使用不同的文學手法來記錄、描寫，使七真的形象更為複雜多樣化。

通過對於七部七真傳記的考察，可以得知七真傳記從樸素的史傳體演變成情節複雜、意象豐富的小說體，其中不僅有著作者與時代的因素影響，同時也蘊含極為重要的社會性和宗教性意涵。循著情節、人物發展的脈絡往上溯源，不但可看見道教出身修行傳的固定寫作架構，同時更可發掘出中國人特有的文化心理。在可變與不變的、外在與內在的種種因素交錯涵容之下，造就了這七部各具特色的宗教傳記，也成為全真教教徒以特有的文化素養為宗教建立的史傳與文學結合之重要傳世作品。

### 第一節 研究心得

本論文以七真傳記為文本，希望解決的問題可以總合成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歷代流傳下來的關於七真修行的傳記或小說作品，究竟呈現出何種不同的內在與外在樣貌」？為解決這個問題，本論文循序漸進，由外而內層層深入分析，分析的過程即是本論文所欲呈現的重點部分。則在本小節裡將每一部份的分析結論略做敘述，可作為最後的統整討論，並釐清本論文不足之處。

首先，分析七真傳記在文體上的分類與其基本寫作原則，必須對「傳記」和「小說」這兩種文體有所瞭解。傳記與小說是兩種不同的文類，但是由於傳記體需要藉助小說的筆法，而小說體需要增加新的題材，使得這兩種文類有了互相涵容的部分：傳記體小說與小說體傳記。這兩種由不同文類合流之後產生的作品，其間的差別在於對虛構性的容許度。依據有限材料來做某種程度上的想像，以加強人物生動性者，為小說體傳記；主要角色及情節為真實、次要角色及情節由寫作者自行發揮，用以加強人物性格的立體性者，為傳記體小說。然而無論是小說體傳記或者傳記體小說，都可被歸納在傳記體的「通俗傳記」

一類。以此論述七真傳記作品，總的來說，從第一部作品《金蓮正宗記》到最後一部作品《金蓮仙史》共有七部，可以分成三個階段：《金蓮正宗記》、《七真年譜》與《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同為元代的著作，基本文體是史傳，為原始形態；《七真天仙寶傳》是寶卷體，成書在明清之際，為過渡形態；《七真祖師列仙傳》、《七真因果傳》與《金蓮仙史》成書在光緒年間，是章回小說體，為完成形態。以七真傳記各作品的名稱來看，《金蓮正宗記》、《七真年譜》、《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這三部作品無庸置疑，乃屬於史傳體傳記；而觀《七真天仙寶傳》、《七真祖師列仙傳》、《七真因果傳》與《金蓮仙史》四部作品，各以「史」、「傳」命名，可知這些小說化之後的作品依然具有成為史傳的企圖。

原始形態的七真傳記，遵循歷史原則，以紀實為主，除記載的神通仙蹟暫可存疑之外，基本上時地都有所據，並非胡亂成書；從《七真天仙寶傳》開始，就有非常明顯的小說化現象，出現許多前所未有的故事情節。至《七真因果傳》達到小說化的完成，而《金蓮仙史》又是教內人士為掃除虛妄編著的一部著作，一面將道教「下降 - 上昇」結構完整呈現，一面又刪除小說化之後派生的部分情節。使得七部七真傳記呈現七種不同的敘事風格：《金蓮正宗記》為仿仙傳寫法的傳記體；《七真年譜》開全真教史編年體的先例；《金蓮正宗仙源像傳》結合前二部作品，虛實兼顧；《七真天仙寶傳》以寶卷的方法傳布宗教思想；《七真祖師列仙傳》用意獵奇，將七真修行故事添枝加葉；《七真因果傳》把七真修行故事加以潤飾，成為文學價值高、趣味性強的通俗小說；《金蓮仙史》以南宋末年元至元代初期的歷史為經，全真教南北七真與同時期的修道者的修行故事為緯，交織成一部全真教團史。

以敘事系統綜合分析這七部傳記作品，可以將七真傳記小說化的演變過程看得更為清楚。敘事系統可以分成四個層面：敘事語言、敘事結構、敘事主題與敘事風格。首先是敘事語言，又可分成「敘述人語言」與「小說人物語言」兩個部分來進行分析。從敘述人語言的角度來看，七部七真傳記全以第三人稱角度敘述。史傳體七真傳記因作者是教內人士的身份，提及傳主時全用敬稱，顯示對於傳主的尊敬。小說化之後的七真傳記開始有所謂「視角」的問題，而視角隨著各作品主要的摹寫重點人物有所跳接和轉換。在跳接的過程中可以看見敘述人的角色在作品裡忽隱忽現，然而直接就故事情節進行「寓言」式的道德教訓與個人評論，是中國小說從說話的話本演變成案頭讀本所具有獨特且慣用的模式，同時也影響到文本本身的敘述視點。所以在小說人物的語言這部份，受到前述傳播方式之改變，為了向讀者（聽者）百分之百傳達作者（說話者）所欲傳達的訊息，文本直接存在的道德教訓乃是彰顯而非隱含在故事裡面的。

其次是敘事結構，其中又包含四個要素：時間、空間、人物與情節。小說

化之前的七真傳記作品，基於史傳的寫作原則，時間與空間務必要求與現實相符。即便沒有完全精準，只要盡力寫實，也可被列為史傳體作品之疇。小說化之後，時空因素已經變成次要元素，小說家反過來利用時空的錯置與替代、轉換，藉以達到傳遞某些特定隱藏訊息的目的。所以在小說化七真傳記裡的時空可以說是變型的，但是將它們放入道教出身修行傳的大架構來看，仍然還是符合屬於這類型作品固有的寫作結構：角色人物出入於常與非常兩種時空之中，以進行故事情節的推演。在人物方面，王重陽與七真從《金蓮正宗記》到《金蓮仙史》，可說經歷多次的形象修正與轉換。如果將七部七真作品統合來看，可以發現其實小說化之後的七真傳記，所描寫的重點人物在於王重陽與丘處機兩人，極有可能是因為一是創教祖師、一是弘大教門的宗師之故。其他的馬、孫、劉、譚、王、郝六人是以情節決定角色刻畫的深度，也就是說，歷史上較富情節性的史實，才會被小說家引來加以改編或呈現。就馬孫二人而言是他們受到王重陽點化出家的緣由，就郝太古而言是他石橋默坐六年的苦修之功。在情節方面，小說化的流程中可分為五種不同型態的情節演變現象：不經加工的原始史料、被刪去的史料或情節、經過改編的史料、被整合並加以改編的變型史料與小說化之後的原創性情節。這五種現象中以第四與第五種情形最為頻繁，由此可知，改編、整合與創新乃是小說化的基本手法。同時，小說家與史傳家的企圖、傳達訊息的方式與訊息內容必定大不相同，因而才會捨棄原始的史料不用，重新創作出新的故事情節。

進一步來看敘事主題，每部作品在中心主題之下都還另有所謂的「副主題」，這就是作者藉著作品來傳遞的除了「紀錄修道者之修道過程」之外的訊息。《七真天仙寶傳》以韻文方式對讀者（聽者）進行「全真教」式的道德勸說；《七真祖師列仙傳》講論正道、批評旁門並以丘處機修行過程勸誡人們如何看待人生中的苦難；《七真因果傳》以《七真祖師列仙傳》為底本進行再創作，並以此砥礪後世修行者的修行意志永不退轉；《金蓮仙史》則志在撰史，編纂出一本斷代在金元時期的，並且同時具有道教出身修行傳結構的一部全真修道史。

在敘事風格方面，七部作品的作者各有其書寫風格，用字或典雅或俚俗，各具特色。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不同的風格不僅是受到作者本身學識涵養所造成的差異，還有兩個更大的因素，就是文學與社會兩方面與時俱變之後，給予作者的重大影響。七真故事之所以能被代代相傳、並且歷經多次變型，是因為七真的修道過程滿足人物故事被傳述的條件；另一方面，明清時期出現的大批道教出身修行傳，有著出版品、讀者與作者三者交錯影響的原因，而造成所謂的「小說之教」<sup>1</sup>。綜觀七真傳記作品，起初作者皆是全真教內人士，讀者群則

<sup>1</sup> 因為讀者閱讀的需求量增加，印刷出版技術興盛，所以造成下層文人為圖溫飽與書坊主合作，創作出大量的通俗讀物。這些創作者的身份接近下層民眾，也熟悉民眾的信仰與信仰心態，既可運用道經佛典文獻，也採納民間流傳的聖蹟故事，因而能夠編出一批擬似宗教聖傳的小說讀物。

設定為教內的信眾。因此，這些作品運用的文學方法與傳述的內容，採用歷史的角度。一方面展現編纂者本身的高度文學素養，另一方面同時也顯示其讀者群具有的先備知識，這些教內讀者的素質是高於一般民眾的。明清之後，作者群與讀者群的身份顯然有所轉變。七真傳記題材被文學所吸納，以通俗的方式展現出來的樣貌，即是寶卷與章回小說的形式。此時作者不再限於高學識涵養的全真修道者，反而更有可能是從事專職創作的下層文人。讀者群也隨著作者、作品與社會上的供需關係，由全真信徒擴及廣大的民眾。此時宗教反而因為其讀物的通俗化而達到傳教與勸世的目的，全真教內部同時為了重振教派，不再堅持信徒的高學識涵養，而更加強調世俗化的儒家義理來取得更多下層群眾的支持與信仰。宗教與文學互相影響的結果，於此可見一斑。

在分析過文本的文學結構之基礎上，我們進一步深入分析小說化文本具有的隱性意涵，在此又分成社會的、宗教的與文化的三個層面。在社會層面上，小說化七真傳記展現出「政教勢力的結合」與「三教的融合與矛盾」兩種現象。政教勢力結合乃是自古以來在每個朝代都有的現象，上古時期當統治者與宗教領袖是合一的，後來兩者分化之後，統治群與宗教團體還是必須合作，相輔相成，以各取所需、從中獲得利益。這一點在小說化七真傳記中表現於七真和朝廷的互動之上。從宗教那裡，政治團體得到百姓的信任和合作（特別在外來政治力量的入侵：如元朝和清朝）；從政治那裡，宗教團體獲得推廣宗教的種種有利外在條件的扶植，如金錢的資助，教派中地位的提升等等。至於三教的融合與矛盾，表現在作品裡的許多細節：這些都證明了明清以後全真教的教義與傳播方式，皆進入一種世俗化的階段，進一步實現王重陽創教時主張的三教同源，而更偏向儒家思想。如此一來，全真教以入世思想當外衣，裹住修仙成道的宗教出世思想，因而更能夠為一般大眾與統治階層所接受。

宗教層面的義理結構則可分為兩大部分，即「下降 - 上昇」結構，與宗教內部對於女性修行者的態度。「下降 - 上昇」結構是道教出身修行傳的基本結構，若將這個結構展開，則可畫成「下降 - 根基 度化過程 內修過程 外修過程 上昇」的圖式。這個圖式實際上不是鍊狀，而是環狀的圓形圖式。圖式中每個環節都是構成出身修行傳的重要元素，缺一不可。在七部七真傳記之中，同樣可以清楚的觀察到每種元素出現的狀況。另外宗教中對於女性修行者的態度亦是本論文的觀察重點，通過七真傳記對全真教第一位女冠孫不二的描寫，可以知道全真教對女性修行者抱持的鼓勵態度，以及關於出家斷緣方面，宗教內對待不同性別而具有不同的需求。另外，根植在中國文化心理之中的重視親身

---

分析詳見李豐楙教授《出身與修行：明末清初「小說之教」的非常性格》（發表於2002年中研院文哲所主辦「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經驗之觀念影響了小說化七真傳記的表述方式，藉以肯定俗世經驗並且將看似背道而馳的俗世經驗（入世）和修仙方法（出世）達到完美的調和。並且結合命運可以自主的觀念，激勵世人掌握自己的命運，以此傳達「人人皆可修仙」的訊息。

最後是文化層面。首先以小說化的七真傳記為例，分析中國傳統夢授情節蘊含的內在意涵，除了強化神仙形象的神秘感之外，還具有對比作用：夢境與現實、虛與實、非常與常的對比。綜觀七真傳記作品，可以知道無論是何種樣式的七真傳記，都在強調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度」。度脫是道教特有的思想，七真傳記裡（甚至可以擴及所有的道教出身修行傳作品）描寫的不僅是修道者個人的「受度」過程，同時也是他在受度經歷中「度人」的過程。「度」的原因在於人對於渴求更高的心靈狀態的願望。也就是說，宗教人在常與非常的時空之中出入，希望盡量不與神聖脫離，一切都是源於人類有尋找終極真實與回歸永恆的需求。為此，宗教乃因應而生，將整個人世歷程都視為一種解罪過程——向「上天」（宇宙間最高的「統治者」）承認並補救自我或大眾的罪惡，洗滌心靈，達成「美好來世」的願景。

## 第二節 未來展望

本論文所採用的文本是傳記與小說，也就是「宗教文學」類的研究。然而分析內在意涵的時候，可以發現宗教文學並不僅止於宗教和文學兩大方向，其實本論文牽涉到的範圍甚廣，包括宗教人類學、宗教社會學、宗教心理學與宗教文化學等等。因此礙於研究生的個人學識不足，本論文實有更大的發揮空間，也是可以提供其他研究者作為深入研究的部分。以下分成文學與義理兩個角度來說明：

### （一）文學的角度

從文學角度來看，每一部七真傳記都是可供研究者再強化研究深度的極佳文本。特別是小說化之後的七真傳記，由於本論文著重在「小說化」的現象與原因，而不得不縮減對於各作品細部的分析。例如《七真天仙寶傳》乃是一個特殊文學形式的七真傳記作品，關於作品與時代的關連、文學樣式的呈現方法及其內容結構，可以做更詳細的研究；《七真因果傳》的描述筆觸成熟，人物塑造各具特色，可加以排列比較，分析八位傳主形象的呈現手法以及成為何種「典範型」的修道者。《金蓮仙史》除主述全真教派人士之外，另外還記載許多金元時期的傳奇軼事、人物，可作為研究中國鄉野傳奇的材料之一。此外，還有許

多細節值得研究者深入探討：例如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我們或可把關於帝王封贈的演變現象解釋成小說家因為「複製世界」而造成的種種模糊界線。在這個被複

製的世界中，作者擁有的命名權，以及他賦予哪些角色的發言權，在在顯示文化菁英與政治菁英的不同步調。針對文本顯現出的「聖典化」、「世俗化」與「去邊緣化」等現象，也可援用其他理論詳細考察。本論文涉及的文類互滲所造成之差異與顯現出來的面向，亦是相當有趣的議題。

凡此種種，皆是值得其他研究者深入研究的面向。

## （二）內在意涵的角度

正如本節引言所說，蘊含在七真傳記七部文本之中的內在意涵，牽涉到多種極廣博的宗教學範疇：宗教人類學、宗教心理學、宗教社會學、宗教文化學等。每一個範疇皆可深入論述：例如中國（甚至包含外國）文學裡關於夢境的敘述手法與內在意涵，道教（可擴及各宗教）中對於女性修行者的形象塑造與隨時而變的需求演變等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甚至可作為另一篇論文的論題。

此外，宗教中的文獻類似傳記到小說的跨文類系列作品，牽涉到現實與虛構間的種種問題，多有尚未被仔細研究的文本與面向。這些都是由本論文引發的其他尚待解決的問題。在研究全真教的學術範圍裡，研究七真思想者大有專家學者在，不過目前還在期待一篇質量俱佳的學術論文，可以從宗教文學的角度來處理相關文獻資料。所以本論文與其做為一篇論述粗糙的學位論文，毋寧期待它有更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拋磚引玉，為全真教研究提供新的方向，以補足宗教研究史上關於宗教文學的不足之處。